的具有激活子功能的调节反式作用因子的控制,它使免疫反应激活因子基因编码组成性反式作用激活因子,后者与 I 类基因的组成性调节区域的 DNA 结合起正调控作用,引起 MHC I 类基因转录。而在诱导性 MHC I 类抗原表达中,IFN 激活诱导性反式作用激活因子,与 I 类抗原诱导性调节区域结合起正调控作用而加速转录过程<sup>[8]</sup>。由于 MHC 基因的复杂性和其调控区的多态性,不同细胞系之间,IFN 的诱导MHC 表达的能力也不同。

研究中发现在不表达 H-2 I 类抗原的纤维 肉瘤和肺癌细胞系中,MHC I 类基因不发生转录,但可被 IFN-7 诱导发生转录;被转染的 MHC I 类基因能发生转录,并可检测到游离的 I 类抗原重链和 β2m 分子,只有在 IFN-7 作用下两者才能组装成完整的 I 类抗原分子,这说明不仅 MHC I 类抗原重链基因的转录被抑制,而且组装 I 类抗原分子及输送至细胞表面表达所必需的基因也被抑制,这个基因可能是多肽输送基因(peptide transporter gene)。 因此,IFN 调节 MHC 表达时,两个基因的转录过程需同时被激活<sup>[19]</sup>。

因 MHC 基因系统非常复杂,IFN 调节其 表达的分子机制仍不十分清楚,对它的研究有 助于人为控制 MHC 的表达,使肿瘤免疫治疗的敏感性增加,达到排斥肿瘤的目的。

## 参考文献

- 1 Lokshin A et al. J Natl Cancer Inst, 1995;87:206-212
- 2 Schmidt H et al. Immunobiol, 1987; 174; 51-66
- 3 Hakem R et al. J Immunol, 1989:142:297-305
- 4 Hakem R et al. In J Cancer, 1991; (supplement 6):2-9
- 5 Schmidt H et al. Immunogenetics, 1990; 31:245-252
- 6 Esteban F et al. Int J Cancer, 1989; 43: 436-442
- 7 Ruiz-Cabello F et al. In J Cancer, 1991; (supplement 6): 123-130
- 8 Accolla RS et al. Int J Cancer, 1991; (supplement 6): 20-25
- 9 Bottger EC et al. Immnogenetics, 1988; 28:215-220
- 10 Kern MJ et al. Immunogenetics, 1989; 30: 258-265
- 11 Schwartz R et al. Int J Cancer, 1985; 35: 245-250
- 12 Halloran PF et al. Transplantation, 1986; 41: 413-420
- 13 Ponzoni M et al. Int J Cancer, 1993; 55: 817-823
- 14 Real FX et al. J Immunol, 1988; 140; 1571-1576
- 15 Lahat N et al. Cancer Res, 1993; 53: 3943-3947
- 16 Vegh Z et al, Mol Immunol, 1993; 30, 849-854
- 17 Korber B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87; 84: 3380-3384
- 18 Tovey MG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87, 84:5038-5042
- 19 Kaklamanis L et al. Cancer Survey (A New Look at Tomor Immunology), 1992;13:155-171
- 20 Medeiros LJ et al. Am J Pathol, 1993; 143: 1086-1097

# 117 心脏移植排斥的效应机制

南京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胸心外科 陈凡综述 宋惠民审阅

摘要 随着免疫抑制剂的发展,心脏移植后近期急性排斥反应得到了较满意的控制,但对慢性排斥反应却束手无策。本文从细胞免疫学角度阐述了抗原直接和间接途径抗原提呈及其在急慢性排斥反应中的意义,T细胞和其亚群在排斥反应中的作用,并对作用机理作了探讨。

关键词 心脏移植排斥 主要组织相容复合物 穿孔素

心脏移植已作为终末期心脏病唯一有效治疗手段广泛开展。据 1994 年底统计,全世界已有 200 多个医疗中心开展心脏移植,总例数达 26 704 例,术后 1 年存活率超过 85%,5 年存活率也达 70%以上。我国虽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

不少成功经验。尽管如此,对心脏移植排斥机理 认识仍不充分,各种急慢性排斥反应也难以避 免,导致移植心脏功能衰退和广泛血管硬化,已 成为目前进一步提高存活率的严重障碍。鉴于 此,本文就心脏移植排斥反应机制研究近况作

#### 一综述。

## 一、异型抗原识别的分子基础

## 1.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

MHC编码产物称 MHC 分子或同种异体抗原,负责细胞间相互识别及诱导免疫应答,它在移植排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是器官移植的巨大障碍。移植排斥的本质就是宿主MHC 系统同供体 MHC(allo-MHC)系统不相容,从而启动免疫系统对不同个体的细胞表面的 allo-MHC 发起攻击反应,而 CD4<sup>+</sup>T 细胞识别自身 MHC- I 分子上的 allo-MHC 源性多肽(即 MHC-外源性多肽复合物)或 allo-MHC上的自身内源性多肽(即 allo-MHC-内源性多肽复合物)便是启动移植排斥的中心环节[1]。

MHC- I 分子的 α<sub>1</sub> 和 α<sub>2</sub> 可变区外表面有一个 20×10×10 Å 的沟槽,由 8~9 个氨基酸 残基组成,而 MHC- I 也有一个同 MHC- I 很相似的核心结构,主要区别是沟槽由 13~26 个 氨基酸残基构成,这便是多肽结合部位。由于所结合的多肽并非 MHC 本身结构,可以是各种来源,若为自身或健康细胞,此多肽为自身的或内源性多肽,结合在自身 MHC 上(即 MHC-内源多肽复合物),便不会引起免疫排斥,而在组织不相容移植时,复合物便是 MHC-外源性多肽(来自 allo-MHC)或 allo-MHC-内源性多肽,就会启动排斥反应<sup>[2]</sup>。

#### 2.T 细胞受体(TCR)

存在于  $T_H$  和  $T_C$  细胞表面,识别抗原时有 MHC 限制,它是以 TCR-CD3 复合体形式存在,识别抗原后由 CD3 将抗原信息传入 T 细胞 内而使之活化<sup>[3]</sup>。

#### 3. 启动排斥反应的辅助分子

除TCR和MHC外,许多淋巴细胞和抗原提呈细胞(APC)膜表面分子也参与细胞间的相互作用,包括①粘附分子(LFA-,ICAM-1,E-LAM-1,VCAM-1等),能加强T细胞和APC间的相互作用;②调节TCR信号传递的跨膜信号分子CD4,CD8;③C-Src家族酪氨酸蛋白激酶Psc,当CD4+T细胞与APC上的MHC-L结合发生CD4-MHC交联,使Psck活化,相邻

分子的酪氨酸磷酸化,使磷脂肌醇脂(PIP<sub>2</sub>)代谢活化,T细胞便被激活<sup>[1]</sup>。

## 二、T 细胞识别异型抗原的方式

供心一旦植入受体内便被视为非己,通过体液和细胞免疫及协同作用将其排除。细胞免疫由  $CD4^+T$  细胞发起,通过两条途径识别 allo-MHC-I,一条是  $CD4^+T$  直接识别供体 APC 上的 MHC-I,称为抗原提星的直接途径 (direct presentation),另一条是宿主 APC 将 allo-MHC-I 吞噬经溶酶体处理精选出抗原关键性肽段 (peptide),并同粗面内质网合成的 MHC-I 结合成多肽-MHC 复合物,表达于 APC 膜表面,被 TCR 识别,称为抗原提星的间接途径 (indirect presentation) [5]。

1. 直接途径 同种异体反应是由 TCR, MHC 和多肽三者相互作用所致,与一般免疫 应答不同的是 TCR 不但识别 MHC-外源多肽 复合物,还可不受自身 MHC 限制直接识别 allo-MHC-内源性多肽复合物[2],甚至未结合多 肽的完整 allo-MHC[2]。这里,内源性多肽就是 宿主自身蛋白成分(如血红素,细胞色素等),并 作为异型抗原决定族的一种自身成份,构成异 型抗原识别部位参与同种异体反应的识别和应 答[6]。一般大部分 T 细胞识别有多肽的 allo-MHC,小部分 T 细胞识别无多肽的 allo-MHC, 其意义尚不清楚[2]。研究发现 T 细胞在识别 allo-MHC 抗原时可不受自身 MHC 限制,此点 有异于传统理论。关于这一点,Lechler[1]提出 了 MHC 分子相似假说(Molecular Mimicry), 认为 allo-MHC 有 2 个功能位点,一个在抗原 结合沟槽的 α-螺旋结构上表面氨基末端数个 氨基酸残基上,为 TCR 识别部位,有 MHC 限 制,称组织相容位(histotope),另一个在抗原结 合沟槽内,对内源性多肽有选择性结合作用,称 决定簇选择位(destope),被选择内肽的免疫源 性强弱决定了同种异体反应的程度。TCR 识别 抗原时将依据 allo-MHC 和自身 MHC 组织相 容位的相似程度,若相似,TCR 便通过识别 allo-MHC 上自身内源性多肽来识别 allo-MHC, 若不相似,则 T 细胞的实际配体便是 alloMHC 本身, 所结合的内源性多肽便不具功能。

不管直接途径的准确分子机理如何,可以肯定,导致早期急性排斥便是直接途径的结果,且以 CD4+ CTL 直接介导的可能最大<sup>[2,5]</sup>,因若将 APC 去掉而降低了抗原性的大鼠肾移植给另一只非同系大鼠,排斥反应显著减弱,如再将供体 APC 注入受体,则立即诱发强烈的供体肾排斥。相反,除去了 T 细胞的受体鼠,接受肾移植后 50 天内,将自身 T 细胞再注入可诱发急性排斥,若 50 天以后再注入便不能,因存活50 天以上的供肾,APC 早已消失<sup>[8]</sup>。

由此推想,移植排斥似乎与 MHC 配型无关,而与内源性多肽的免疫源性有关,既已证实它参与构成异型抗原决定簇,而此决定簇免疫源性强弱又决定了急性排斥的强度,故针对性改变内源性多肽的免疫源性就可能改变移植排斥反应强度,因而应特别注重移植心脏和受体的预处理和免疫抑制剂的应用。

#### 2. 间接途径

同一般免疫应答反应一样,供心或释放于血循环中的 allo-MHC 或其多肽可被宿主 APC 提呈,多肽尚可进入淋巴结和脾脏中由自身 MHC 呈递给 T<sub>H</sub> 细胞<sup>[9]</sup>。

T细胞接受 APC 上 MHC-外源性多肽复合物刺激为第一信号,还得再接受 APC 提供的第二信号刺激才能活化,包括 IL-1、粘附分子等。活化 T细胞表达 IL-2mRNA<sup>[2]</sup>,CD4<sup>+</sup> T<sub>H</sub>在该路径中可能发挥了核心作用,因 CD4 单抗能完全阻止此过程<sup>[2]</sup>。

临床常见早期急性排斥在使用免疫制剂后,随时间推移发生率渐减少,排斥强度渐弱,但进行性供心功能衰退却在缓慢的进行,典型表现是供心广泛血管硬化,免疫制剂治疗无效。Liu<sup>[10]</sup>用人工合成多肽技术证明,在急性排斥时,识别由间接途径抗原提呈的自身 MHC 限制 T 细胞克隆出现频率至少低于直接识别完整 allo-MHC 的 T 细胞克隆 100 倍,说明急性排斥主要由直接途径导致,推测间接途径抗原提呈在急性排斥中的作用较弱,而在慢性排斥中起着重要作用。还有实验证明间接途径诱发

的慢性排斥用环孢素治疗无效[8]。

## 三、心脏移植排斥的效应机制

供心一旦被宿主视为非己,便通过这两条 途径激活 T<sub>H</sub>和 CTL,CTL 的攻击部位主要是 供心细胞膜上的 MHC-I,使细胞破裂,一个 CTL 数小时内可以损伤数十个靶细胞[11.12]。

### 1. 排斥反应所涉及的淋巴细胞

排斥时首先发生心脏组织内单个核细胞浸 润,初在血管周围,主要是淋巴及淋巴母细胞, 随后侵入心肌问质,最终导致心肌细胞坏死。对 allo-MHC 有高度亲合力 TCR 的 T 细胞早在 组织发生排斥征象前许久便已浸润心肌,对心 内膜活检标本,此种细胞计数能很早预知即将 出现的排斥反应[11]。临床也发现淋巴细胞浸润 程度同移植心脏功能降低及血液动力学障碍有 良好的相关性。浸润细胞中既有 CD4+ CTL,又 有 CD8+ CTL。Carlquist[12]对 17 例心脏移植排 斥病人 28 份心内膜活检浸润淋巴细胞标本用 IL-2 刺激作体外扩增实验,发现 17 份主要是 CD4+10 份主要是 CD8+ T, 一份的 CD4+ T 及 CD8+ T 相等,平均百分率 CD4+ T 49%, CD8+ T42%。通常 CD4+ TH 同血管内皮表达 MHC-I 细胞反应, CD8+ CTL 同表达 MHC- I 的心 肌细胞反应。近来因发现了粘附分子,对内皮细 胞主动参与免疫排斥所起的作用日益受重视, 因这些分子可在血流状态下介导自细胞与血 管,内皮粘附,用抗粘附分子单抗可明显延长大 鼠移植心脏的存活时间[14]。

#### 2. 浸润淋巴细胞作用机理

血 CTL 及 NK 细胞在胞质的颗粒中有穿孔素(perforin),是导致靶细胞溶解破坏的重要介质。此外尚有溶酶体酶和丝氨酸酯酶(Serine esterase),合称为 Granzymes,但最重要的还是穿孔素<sup>[16]</sup>。体外扩增和原位杂交实验证明,移植心脏内浸润淋巴细胞也能产生这两类物质<sup>[16]</sup>。Chen 对移植心脏心内膜标本检查证明,病理上有可疑排斥征象时,穿孔素和Granzymes已显著增高,且与排斥程度正相关,而未出现排斥时测定结果也正常。可以认为对心内膜标本作穿孔素等浓度测定可预知可能出

现的排斥反应[17]。 为获取 CTL 损伤心肌的直 接证据,Woodley[18]用心脏移植后 8~10 天受 体鼠脾淋巴细胞以供体鼠淋巴细胞再刺激 5 天,观察它对体外培养供体心肌细胞收缩情况 的影响,当 CTL/心肌细胞=1.5/1 时,30 分钟 后心肌细胞收缩幅度明显降低,频率增快而不 规整,呈颤动样,90分钟后收缩近乎停止,动作 电位平台期缩短,静息电位上升,并出现波动, 情形颇似洋地黄中毒的后振荡电位。随收缩停 止,动作电位也消失。当 CTL/心肌细胞=12/1 时,15 分便出现上述改变,18 分钟后动作电位 消失,镜检见心肌细胞缩短肿胀,染色变浅。若 在收缩状态改变时立即洗去培养液内的 CTL, 收缩及电活动又渐恢复正常。用纯化穿孔素试 验结果一样。若用抗 CD8 单抗处理 CTL 后便 不能得出同样结果,而抗 CD4 单抗却无效,说 明 CTL 的细胞毒作用主要是由 CD8+CTL 通 过穿孔素导致,用钙阻滞剂也能逆转 CTL 的毒 性作用,说明此过程是钙离子依赖性的。

穿孔索等尚不能解释 CTL 细胞毒作用的全部机理,因为在先天性穿孔素缺乏的小鼠也观察到类似排斥反应的细胞毒作用<sup>[19]</sup>,可能是CTL 能通过目前尚不清楚的机制导致靶细胞发生程序性凋亡,即 CTL 同靶细胞接触后激活Apo-1/Fas 受体,使细胞内一系列蛋白激酶激活,导致 DNA 碎裂及细胞溶解<sup>[20]</sup>。

细胞凋亡及穿孔素均是直接置心肌细胞于 死地,但临床常见轻中度心脏移植排斥,心肌并 没有广泛坏死,而且心功能降低也可通过提高 免疫抑制剂用量而改善,推测免疫活性细胞还释放了某种淋巴因子,实验证明是 IL-1 和TNF,它们能可逆地抑制心肌 cAMP 代谢从而抑制心脏功能。

移植排斥机理十分复杂,近来研究虽进展 很快但仍所知甚少,使移植专家们面对慢性排 斥依然束手列策,若能在移植免疫的细胞及分 子生物学方面获得长足进展,心脏移植的远期 效果定会大为改观的。

## 参考文献

- 1 O'connell JB et al. Circulation, 1992; 86:1061
- 2 Sayegh MH et al. Transplantation, 1994; 57:1295
- 3 Shockes DA et al. Immunol Today, 1994, 15:32
- 4 Schwarts MA et al. Trends Cell Biol, 1992; 2:304
- 5 Watschinger B et al. Transplantation, 1994: 57: 572
- 6 陈平.上海免疫学杂志,1993;4:241
- 7 Lechler RI et al. Immunol Lett, 1992; 34:63
- 8 Sawyer GJ et al. Transplant Immunol, 1993; 1:77
- 9 Suciu-Foca N et al. Transplantation, 1991;52:594
- 10 Liu Z et al. J Exp Med, 1993; 177:1643
- 11 Ouwehand AJ et al. Transplantation, 1993; 56:1223
- 12 Carlquist JF et al. J Heart Lung Transplant, 1993; 12:748
- 13 Vaessen LM. Clin Exp Immunol, 1992; 88; 213
- 14 Orosz CG et al. Transplantation, 1993; 56: 453
- 15 Podack ER et al. Annu Rev Immunol, 1991; 9:129
- 16 Oriffiths GM et al. Eur J Immunol, 1991; 21:687
- 17 Chen RH et al. Transplantation, 1993, 55: 146
- 18 Woodley SL et al. Circulation, 1991, 83:1490
- 19 Kagi D et al. Nature, 1994; 369; 31
- 20 Mapara MY et al. Eur J Immunol, 1993; 23:702

# 118 T细胞受体与肿瘤免疫治疗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微生物学教研室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肿瘤生物治疗中心

钟晓松综述 张希衡 陆德源审阅

摘要 肿瘤免疫治疗已明确有大量 T 淋巴细胞浸润到肿瘤组织,在一定肿瘤中 T 细胞受体 (TCR) V 区受体库(receptoire)明显表达与识别肿瘤相关抗原(Tumor-associated antigen TAA)有关,形成的 TCR-MHC-肽三元复合物,在共刺激因子(Costimulating factor)参与下发挥细胞毒效应。本文进一步评估了用 T 细胞进行免疫治疗的前景。